

“花样”七夕

□作者:王国梁

她了。有一年七夕节的清晨,我看到阳台上的一盆红掌开了一朵花。我便抱起花盆,捧到妻子面前说:“老婆,七夕节快乐!我送你一朵花,只有一朵,代表一心一意,一辈子一心一意!”妻子“扑哧”一声笑了:“好,我收下你的一心一意!”温柔节俭的妻子充分肯定了我就地取材的做法,夸我既懂浪漫又会生活。好吧,这下奠定了我以后炮制浪漫的基调,只要不“乱花钱”,就能博得妻子欢心。

大概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七年,日子过得实在有点平淡了,平淡得我连七夕节这样的日子都忘了。下班回家时,看到有卖花的才想起来。我很想买一枝用塑料纸包着的玫瑰花,价钱不贵,还能表达一心一意的寓意。就在我准备买花的时候,忽然看到不远处一家服装店前有不少鲜花。原来是店面开业仪式结束后,很多鲜花没处摆放,就丢在旁边了。那些花还很新鲜呢,百合、玫瑰都有,很漂亮。我选了几枝,扎成一束,捧回家。到家门口的时候,又觉得不太妥当,这样做是不是太敷衍和不用

心了,捡来的花送给妻子,肯定要挨骂。我正犹豫,恰巧妻子开门。见到我手中的花,她问:“花钱买的?”我只好实话实说,没想到妻子不仅没生气,还夸那些花好看。她把花养在清水里,开了很长时间呢。那件事让我明白,妻子对我是真爱。她不贪图999朵玫瑰,觉得捡来的花朵也有爱的芬芳。

还有一年,过七夕节的时候,我下班买了菜,准备送妻子一桌美食。回到家,我拿出刚买的菜花,捧到妻子面前说:“这是我送你的花!”她哈哈大笑说:“七夕节送菜花,这个创意不错!这才叫过日子呢,牛郎织女要是能过上咱们这种日子,该有多幸福。什么是幸福?一家人相依相守、相亲相爱就是最大的幸福!”妻子的话,说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烟火红尘中,有这样善解人意的女人陪我走过漫漫一生,此生何其有幸!

我和妻子的“花样”七夕,已经过了多年。这些年里,我们左手生活,右手浪漫,把日子经营得有声有色。柴米油盐的日子,也有温馨浪漫的点缀。今年的七夕节,我已经计划好了,把我最近修炼的“花样”厨艺使出来,送上一桌美味给妻子。所有的浪漫,都通过美食的浓香来表达,她一定会笑开花。

假如银河没有水

□作者:瞿杨生

泪。一年一度的相逢,反倒变得如此轻易,轻易到失去了重量,连带着女子们手中那根祈求灵巧的丝线,也显得多余了。

只是再一想,我不禁哑然失笑。银河有没有水,当真重要吗?对牛郎织女而言,横亘在彼此之间的,从来不是那一捧液体,而是“不可逾越”本身。古人称它“银汉”,是因它浩瀚无际;我们叫它“天河”,是因它令人望而生畏。即便将其置换成一堵高墙、一道深渊,甚或一句“永世不得相见”的咒语,那份“脉脉不得语”的煎熬,分毫不会减少。七夕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这一天来之不易。女子们穿针乞巧,也是在替天上的有情人,将这难得的一夜缝补得密实些。

真正的阻隔,从来不是物质的。那十六光年的距离,即便真空无物,依然冰冷得让人绝望。我曾在一本天文书上看到,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是十万光年,光都要走一万年。在如此宏大的尺度面前,河水与否早已失去了意义。然而,我们的祖先偏偏把它叫作“河”,偏要在七月七正午,让

女子们临水“投针验巧”,看绣针浮在水面的影子来决定一年的吉凶。原来他们早就洞悉:无水也要有水,无渡也要有渡。那针尖下的清水,才是人间真正的银河。

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那条河里的“水”,其实是人心中的想念。每一对相隔两地的恋人,心里都横着一条看不见的河。他们的河里有水吗?有的,那是七夕夜电话里藏着的哽咽,是视频挂断后屏幕上久久未散的指印,是日历上被红笔圈了又圈的归期。今夜穿针的女子们,也是在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丈量着思念的长度。那些声音、印记与等待,一滴一滴汇在一起,至此构筑起属于人间的天河。

假如银河真的没有水,我们也不必惊慌。人间的思念会重新灌满它。一滴泪落进去,自会是一颗星;一次等待熬过去,自会是一道波光。千年之后,若有孩童再问起银河里有什么,我们依然可以指着七夕夜那些低垂的灯火告诉他,有水,满满的水。那是无数双望向同一个方向的眼睛里盛着的等待与重逢。

像一条条小小的河。

外婆去世后,母亲每年七夕还是这样拜。葡萄总留着,直到烂在碗里。起初我不懂,后来渐渐明白——穿针穿的不是线,穿的是年年岁岁里那些平淡的、重复的相守。秦观写“金风玉露一相逢”,固然动人;更可动人的,或许是相逢之后,那无数个没有相逢的夜晚,有人依然在旧院里,对着月光,静静地穿一根线。

银河年年都在,只是城里的灯火太亮了,看不见罢了。而那些被看见的虫鸣,那些被记住的针脚,才是人间最正的乞巧。巧不在手上,在心里。心静了,一线也就通了,一夕也就是千秋了。

看到有个在草原上生活的男子,在割完羊草归家时,特意采了一大捧野花送给妻子,很让人感动。网友们纷纷说:“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浪漫的不是花,是送花的他。”毫无疑问,送花是表达爱意最好的方式。

烟火夫妻,平淡日子,还有一份送花的心思,很让人羡慕。七夕节就要到了,我忍不住想起这些年里给妻子送花的往事。那些有点另类的花,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花样”七夕。

记得我和妻子结婚第一年的七夕节,我特意买了一大束玫瑰花送给她。谁知她却一个劲儿数落我:“花这么贵,干啥要买,白花钱!用买花的钱买菜,够咱们吃一星期的!”虽然挨了批评,但我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我娶了个会过日子的贤惠妻子。妻子朴素不虚荣,这一点难能可贵。

后来我就长记性了,不再买玫瑰送

七夕夜,邻家小丫头举着蒲扇追问我:“那条河里真的全是水吗?那牛郎织女怎么不游过去呢?”满街女子正将五彩丝线对着月光穿进七孔针里,祈求一双巧手,远处还有人家在庭院里摆上瓜果,对着织女星默默许愿。我望着天边那道白练,竟一时语塞。

悠悠千百年,我们习惯了说“银河”“银汉”,仿佛那真是一条奔涌的天上江河。可若有一天,天文望远镜无情地告诉我们,那里只有乱石与真空,没有一滴水。若真如此,今夜这些虔诚穿针的女子,还能坦然仰望吗?年年岁岁,她们对着一条干涸的河床祈求巧手与良缘,那份虔诚会不会在真相面前突然失落?

我曾试着想象银河干涸的样子。没有粼粼波光,只有嶙峋的星骸裸露在太空中;没有水汽氤氲,鹊鸟因无处落足而四散。那个传说中最动人的画面,“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就此失了根基。若阻隔他们的只是一条干裂的河床,牛郎大可挽起裤脚踱步而过,织女也无需年年七月七的夜风里垂

老院的八仙桌腿已有些松动了。外婆说那是她嫁过来那年打的,算起来比我母亲的年纪都大。桌面上几道深深浅浅的刻痕,是表哥小时候调皮时留下的,如今早被岁月磨得圆润了。井沿的青苔又厚了一层,母亲用铜盆打水时,水花溅上去,绿茸茸的,竟像吸住了月光。

七夕,母亲照例要拜织女。放上两个粗瓷碗装着新采下来的葡萄。这棵老藤长在院子的一角,结出的果子并不大,但是颜色很深。以前外婆教我穿针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桌子。那时外婆的眼睛还很好,在一支香的时间里能穿过七根针。穿针并不是为了求巧,而是为了让心静下来。母亲把线头含在嘴里舔了一下,“线要稳、针要正、不能急”。

我注意到母亲穿针时,手指微微抖着。她的眼睛已有些花了,对着月光眯了

七月七的瓜香

□作者:程丽平

乡下的七夕,少了城里文人笔下的缠绵悱恻,节日的意蕴,大半藏在瓜果的清香里。时序刚入孟秋,白日的暑气尚未完全退尽,待到暮色垂落,乡野庭院便铺开属于七夕独有的仪式,不必精致器物,只凭几盘时鲜瓜果,就接住了天上洒落的漫天清光。

农家的七夕乞巧,没有繁复的礼数。待到夜色漫过院墙,便把家中的瓜物——拾掇出来。刚从田埂摘回的香瓜,表皮还沾着田土细碎的尘痕,削去薄皮,果肉莹白脆嫩。切开的西瓜,红瓤黑籽,静静码在粗瓷大盘中。一并摆上案几的,还有新收的枣子、棱角分明的菱角。木案就安放在院中老槐树下,晚风缓缓掠过,瓜果淡淡的甜香在月光底下缓缓弥散开来。

长辈说,七月七摆瓜,是敬星,也是乞巧。不必焚香祷告,只把一年田间劳作得来的果实,呈与追迢星河。庄稼人不奢求什么惊天动地的福运,只盼时序安稳、家宅和顺,手中的活计能够顺遂应手。一碟一果,皆是土地给予的馈赠,朴素的祈愿,就安放在这满桌瓜香之间。

元人王恽有句:“秋期天上双星会,瓜果人间万户同。”古时乡野七夕,家家户户陈设瓜果祭拜星汉,千百年过去,这份习俗依旧存在故土院落之间。世人总把七夕归为相思的节日,感叹双星隔河,相见不易。可落在乡土,七夕更多是俗世的期许,天上有星河相会的浪漫,人间有瓜果满盘的踏实。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所求的却是烟火度日的安稳。

月光一层层铺洒下来,落在瓷盘的瓜瓢上,泛出温润的光泽。白日劳作的疲惫,随夜色慢慢沉淀。一家人闲立在案边,目光望向深邃的天幕。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静静感受晚风裹挟而来的甜香。盘中的瓜果,来自烈日下的耕耘,从播种、浇灌到成熟,浸透了土地与时节的力量。那些摆上庭院的瓜,早已不只是吃食,更是农人对时节的敬畏。

清人郭麐诗云:“莫羨仙家离别苦,人间瓜果自年年。”天上双星聚散无常,要长久等候方能换得一次相逢。而尘世之中,岁岁秋来,便有瓜果成熟,年年七夕,便有满院清香。仙府的缘分,总被距离与别离裹挟,人间的美好,却依托四时流转,一季一季如约而至。

很多时候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浪漫,执着于那些凄美的传说,却常常忽略脚下土地孕育出的温情。传说里的悲欢,终究是仰望所得,而真正握在掌心的幸福,藏在四时耕耘,藏在一季又一季成熟的果实之中。

七月七的瓜香,便是乡土独有的鹊桥。它不搭建于浩瀚银河,而是扎根泥土,经由日月滋养,把天上缥缈的期许,转化为人间触手可及的丰盈。世间圆满未必都要跨越山海相见,守着时序流转,耕耘当下,岁岁有瓜香满院,便是寻常日子最好的圆满。

七夕·边关书(外二首)

□作者:唐筱毅

界碑在月光里缓缓转身
钢枪与野花共享同一片寂静
风从故乡来,驮着炒米的香气
在哨所的屋檐下打盹

星群垂落成未拆的信笺
每一粒光都认得家的笔划
巡逻靴蹂碎去年的霜
而界河始终朝着东方流去

我们不曾提起葡萄架下的耳语
只把等待磨成界桩上的刻度
当流星划过,有人用枪刺
在冻土上刻下明天的日期

百年后,这封信将长成新的山脉
每个褶皱里都藏着未寄出的春天
而边关,恰好是祖国
最长的情书——用铁与雪写成
每个标点,都是滚烫的黎明

把思念磨成枪膛里的光

若握枪,如握笔
眼前的界碑,必是未寄出的信纸

不见玫瑰与鹤羽
只见,边关月磨亮的钢脊

新兵的第一班岗,是封初稿家书:
用冻红的手指,在枪托上画出“安”字

“西北望长安。”十年未归的老班长
是块界河石,磨圆了棱角,却硌疼流水

“家书抵万金。”哨所的军犬
是枚活邮戳,踏碎的雪,都飘向故乡的炊烟

而我们的七夕,是钢枪挑起的银河——
鹊桥太远,不如靶心十环
正好落进,妻子未拆的梦里

月光落进家书的皱褶

一边擦枪,一边
听任月光把油渍洩成家书的皱褶

或蹲在战壕边,看那些不似人间的灯火
喜鹊,葡萄,传说
浮于远山的轮廓
一转身,又散作满坡的沙砾

我忍不住低吼,两情久长呀
一枚弹壳在掌心之外,又被你
磨成启程的哨音

遗失

遗失陈清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340542526,声明作废。

遗失陈迎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340988543,声明作废。

滁州日报社广告热线

0550-2182812

提示:本栏目仅提供发布平台,所发布的所有公示内容均由提供者或提供单位负责解释真实性并承担法律责任,与本报社无关。